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傳大全卷六

明 胡廣等 撰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兾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鄭氏曰今大原晉陽是堯始居地後乃遷河東平陽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孔氏曰晉世家云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於是封叔虞於唐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孔氏曰唐叔生

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并晉又都絳也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南軒張氏曰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安成劉氏曰叔虞封唐燮侯號晉十七傳至晉侯緡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

不可也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大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慕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陸氏曰一名蜻蛚里語云促織鳴懶婦驚九月在堂聿遂莫晚孔氏曰七月說蟋蟀云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過此月後則歲

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遂將暮矣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慶源輔氏曰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

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安成劉氏曰自堯而至於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貧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爲厚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

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葢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盧陵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廣周慮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慶源輔氏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雖周而爲之不敏則亦無益矣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孔氏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洨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慆過也休休安

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慶源輔氏曰庶人之役車猶休矣則君子可無一日之樂乎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職思其外謂所職之外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于憂也瞿瞿顧慮周旋之貌未見於爲也蹶蹶則見於爲矣蹶蹶動而敏於事之貌未見其安也安則瞿瞿蹶蹶之效也始則瞿瞿然而思中則蹶蹶然而爲終則休休然而安必如是始可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定宇陳氏曰始思其居則所居處之中次思其外則又出於所居之外終思其憂則思之遠而憂之深可見矣○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

作是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太康○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遊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儆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條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豐城朱氏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

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爲美俗哉

山有樞（烏侯昌朱二反）隰有榆（夷周以朱二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方侯力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于二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

興也樞荎（音姪）也今刺（去聲）榆也榆白枌也（東萊呂氏曰陸璣云樞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婁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廣韻注曰曳牽也又引也）馳走驅策也

孔氏曰走馬曰馳策馬曰驅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荅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朱子曰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戚矣安成劉氏曰宛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於身後其意欲盡樂於生時則雖解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荅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戚矣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茍反

興也栲山樗居救反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孔氏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檍音億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陸氏曰杻二月中開花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考擊也保居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音洛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

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孔氏曰曲禮下云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言永日者人而無事則日長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

純音準也孔氏曰此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以素爲衣丹爲緣繡黼爲領刺黼以爲衣領名爲襮○華谷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素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衣上加朝服此以素爲衣冕以絲爲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安成劉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

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廬陵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彌其民從而樂之○慶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於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就萎薾故國人以為不足恃賴而相與離叛惟沃之強是歸焉以是知君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為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反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

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蓋欲其成矣

慶源輔氏曰民爲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柰何弗敬其旨深哉○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

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

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

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華谷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釋文曰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一音毗至反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

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永嘉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其益盛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三山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

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强於自治也

綢直留反繆芒侯反東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廬陵羅氏曰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

也鄭氏曰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今見在天則三月末是不得其時○安成劉氏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詩爲指心宿者蓋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適見心宿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

曰可嘉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于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爲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戶解反)逅(胡豆反叶狠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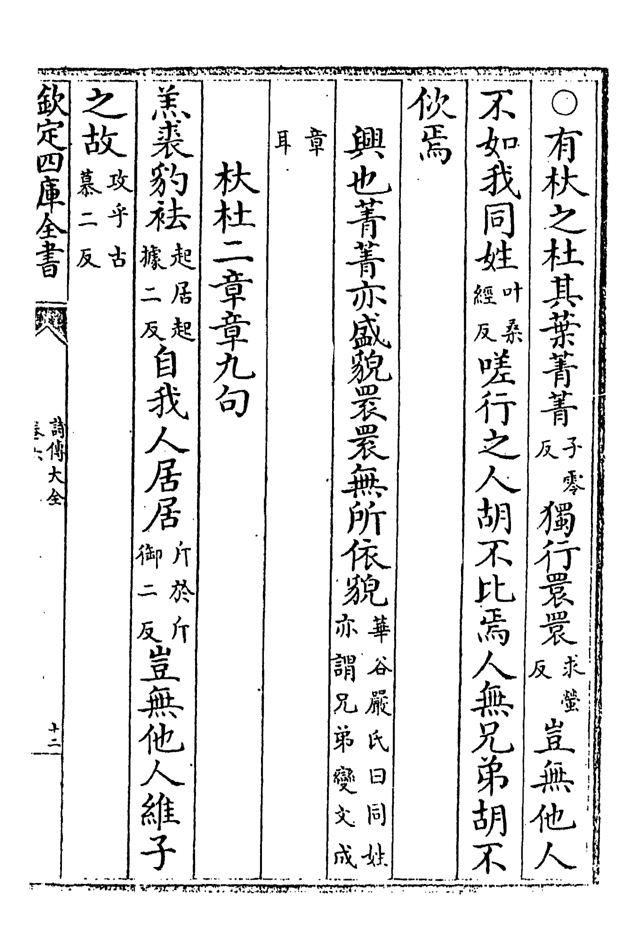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叶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章與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三山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是言美女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三山李氏曰淫泆之禍生于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澀而酢無味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螢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華谷嚴氏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祛(起居起據二反)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豈無他人維子之故(攻乎古慕二反)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居居未詳

○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叶呼候反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

母何怙侯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本草注曰櫟木三四月開黄花八九月結實其實爲皂斗槲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梂釋曰梂盛實之房也其實橡也有梂彚自裹柞櫟也杼也栩也皆櫟之通名橡斗子煑食可止飢殼堪染皂盬不攻緻音稚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三山李氏曰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蓺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

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鴇連蹄樹止則爲苦喻今從征役亦甚危苦此王家之事無不攻緻故盡力爲之不能復種黍稷父母當何所怙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怨也○慶源輔氏曰王事靡盬者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耨父母飢餓無所恃賴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冀有時而得所也雖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所不至哉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肅肅鴇行戸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本草曰稻米有粳米即人常所食但有白赤大小四五種粱粟類也有數色本草注曰凡云粱米皆是粟類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麄於白

梁

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華陽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永嘉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臨川王氏曰周禮司服所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即典命所謂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為節也○東萊呂氏曰周禮

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爲繡鷩音鱉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三山李氏曰桓叔生莊伯鱓鱓生武公稱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與僖同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慶源輔氏曰安謂不桯杌吉謂無後患此特以利害言耳非誠知義命之所在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簒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

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慶源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大率意得志滿者其辭多如此○華谷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簒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於天子之使豈眞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鎭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彛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絶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臨川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藍田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無衣二章章三句華谷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

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

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安成劉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爲妻及仲子没平王則使宰咺來歸賵魯桓公以弟弑兄及没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於是武公簒晉僖王命爲侯三晉乂滅武公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爲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春秋而作也然以僖王武公之事觀之則朱子所謂述先幾者信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

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

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巳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孔氏曰言道周遶之故爲曲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程子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從君子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

獨處於此乎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音營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貎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姬御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

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

而相從耳南軒張氏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卹而已其亦傷之至也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同上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戶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

音捨之然反下同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南○三山李氏曰亦名雷首山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註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安成劉氏曰集傳以首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獨得首陽之稱乎

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廬陵彭氏曰或云人之為言不可遽

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而不究其實則讒言猶幸於得中而無所懲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爲言者無所得而自止矣

或曰興也下章放此東萊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孔氏曰苦所謂堇荼也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埤雅曰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聽從矣○慶源輔氏曰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豐城朱氏曰無遽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之而無遽以為然則欲其聽之審也能如是則雖誑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

不行況欲昧之以理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飾虚以爲實其爲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茍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適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於禍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黄氏曰鄭衛齊陳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聞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也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

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爲姬姓而氏不同也其後中音仲潏音決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音牽○地理志曰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于渭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爲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爲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

爲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三山李氏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其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氏曰周之二都相接爲畿其地東都横長西都方八百里也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孔氏曰僖公十三年左傳云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元年云秦后子享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居雍也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安府興平縣並隸陝西○豐城朱氏

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固秦之世讐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讐歟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轍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讐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興王之地也不惟其土地人民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八百里之地封方百里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於秦藉曰其地已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

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興王八百里之地悉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兆已見於此矣可勝歎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今之戴星馬臨川王氏曰白顛蕃名馬騂騮盜驪赤兎的顱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内小臣也孔氏曰寺人在内細小之臣即今内小臣之官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華谷嚴氏曰寺人閹官令使也○是時秦君始

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眉山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結反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廬陵羅氏曰陂者曰阪下溼曰隰既見君子則竝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者此所以為興也朱子每句著則

矣字多得興意○華谷嚴氏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為秦秦亦以此○慶源輔氏曰未見秦君而覩其車馬之盛寺人之令而誇美之矣及其既見秦君也則相與並坐鼓瑟而又歎以為苟令時而不作樂則逝者其耋矣蓋國家方興禮義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華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之影

轡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升降之源在是歟

駟驖田結反孔阜符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觖觖與軜同古穴反故惟六轡在手也華谷嚴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遲速唯手是聽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華谷嚴氏曰駟驖孔阜言馬之良也六轡在手言銜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見便嬖足使令於

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音石也孔氏曰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奉獸之文故引獸人之文以解時牡耳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葢射必中其左乃為中殺五御所

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朱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建安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膘音縹拔矢括也孔氏曰矢末爲括以鏃爲首故拔爲末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車鸞鑣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竭反驕許喬反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去聲又如字

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音去又音區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兩旁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驅禽逐前趨後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御音迓○埤雅曰輶車置鸞於鑣異於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乘去聲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音諱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去聲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驖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駟驖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牡辰牡

孔碩虞人奉翼犬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拔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所缺者亦多矣○豐城朱氏曰一章言其往而狩二章言其狩而獲三章言其獲而息此皆創見而深喜之之辭也○南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為射獵獵為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前漢地理志曰天水隴西山多材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

戎狄修習武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懼反又居錄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轂敕亮反叶又去聲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又之錄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

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内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入之升車自後登之入於車内故以淺深言之五五束也楘歷錄音祿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孔氏曰輈上曲鉤衡衡者軛也○永嘉陳氏曰輈車轅也前駕於服馬之上衡之後則承前軫宜逼後軫梁輈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輈爲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輈五分

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之五楘○安成劉氏曰梁輈即所謂軌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左傳定公九年注言如驂馬之隨靳也釋文曰靳者言無常處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内入也陰揜軌音範也廬陵羅氏曰車軾前曰軌蓋轊頭也轊于歳反車軸耑軌在軾前而以板横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

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孔氏曰鋈沃也謂消白金以沃灌靷環鋈續則是作環相接葢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廬陵羅氏曰靳靳當胸之皮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胸胸前有靳靳居覲反左傳曰兩靷將絶是也孔氏曰驂馬頭不當衡則爲二靷係陰版上令驂馬引之大叔于田云兩服齊首兩驂如手明驂馬首不與服馬齊左傳襄公十四年服虔云靷車軛也兩邊有馬頸是一衡之下唯有服馬二頸也哀公二年云兩靷將絶是横軏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文茵車中所坐

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孔氏曰言長於大車之轂騏騏文也孔氏曰色之青黑者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

情葢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朱子曰襄公報君父之仇其所以不自已者豈忮忿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安成劉氏曰每章前六句誇車甲也後四句私情也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騮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騮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

黑色也盾干也孔氏曰盾以木爲之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衞必載二者備破毁也𩊱環之有舌者軜驂内轡也置𩊱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𩊱軜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孔氏曰轡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脅驅内轡不須牽挽故知軜驂内轡係於軾前其係之處以白金爲𩊱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敕亮反鏤音漏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爲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孔氏曰金甲堅剛則苦其不和故美其能甚羣言和調也物不和則不得羣聚故以和爲羣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孔氏曰厹矛刃有三角鋈白金飾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戈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錞也銳底曰鐏平底曰鐓鐏存去聲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爲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

交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音景也儀禮作䩁緄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孔氏曰儀禮既夕說明器之弓云有䩁注云䩁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壞也以竹爲之然則置弓䩁裏以繩係之○廬陵李氏曰䩁狀如弓

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之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慶源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

人必其卿大夫爲將帥之妻也蓋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悖此詩所謂版屋者可見是伐西戎時事故先生於序下雖以爲時世無所據而未可知然於詩之首章下復以襄公爲說也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所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遊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音丸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音廉葭蘆也華谷嚴氏曰蒹一名薕又名荻一物而三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山陰陸氏曰今人以爲薕箔因以得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孔氏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葦萑荻也又名騅亦一物而四名

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至百川共十一名 藤葭萑三物
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
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
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
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
其何所指也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
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音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音值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

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京兆府即今陝西西安府條山楸音秋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孔氏曰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渥漬疾賜反也鄭氏曰渥丹赤而澤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須溪劉氏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也猶寺人之令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七亦反繡也孔氏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音茂)也○秦穆公卒(孔氏曰穆公名任好)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孔氏曰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葢以所見起

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戸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東萊呂氏曰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黄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董氏曰陳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然則康公得無罪乎○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舉人之周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爲穆公之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帷堂未徹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

仁也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葢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朱子曰始皇葬驪山下錮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輙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孔氏曰陸璣云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鳥雀食之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音剡移之歌同意蓋秦俗也安成劉氏曰晉獻公滅虞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因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别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為因問之乃其妻也伏扶富反禽抱卵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楡也其皮青白如駮（陸氏曰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山陰陸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實似

梨而小酢可食陸氏曰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極有脆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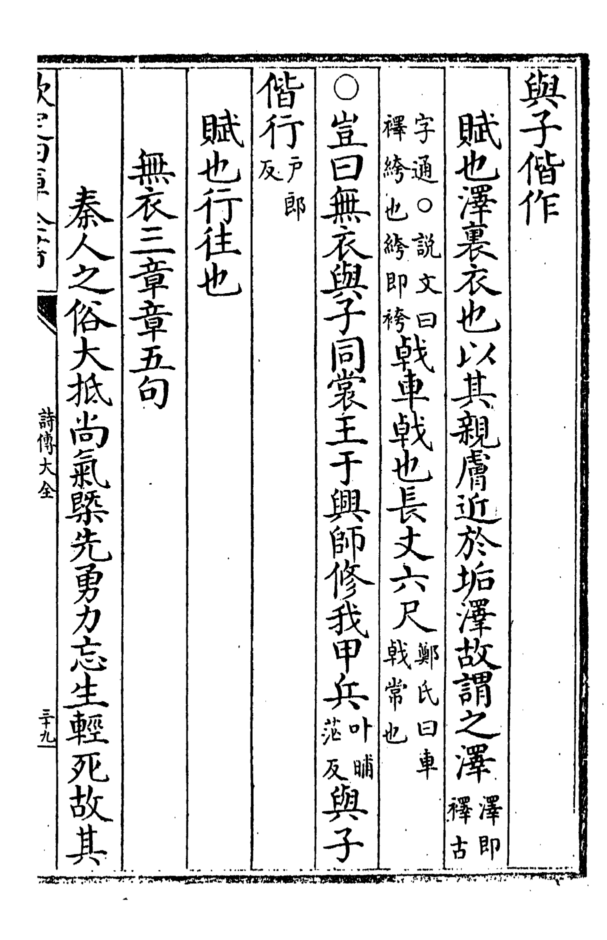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音繭也孔氏曰玉藻云纊爲繭緼爲袍純著新綿名爲繭雜用舊絮名爲袍戈長六尺六寸周禮曰戈柲六尺有六寸柲猶柄也音秘矛長二丈周禮曰酋矛常有四尺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常有四尺是二丈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

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葢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西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止齋陳氏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之難得列諸侯故秦雖遠處西垂而其民知有王室之尊王事之重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歎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

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



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澤即釋古字通○說文曰釋絝也絝即袴戟車戟也長丈六尺鄭氏曰車戟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晡茫反與子偕行户郎反

賦也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

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已悍然有招音翹舉也八州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

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
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於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當監乎此者又有感於藝祖皇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爲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教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豐山謝氏曰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讐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

復讐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已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爲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爲討賊復讐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讐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囂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眞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乘尺證反）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聲）耳也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乘黄四馬皆黄也（華谷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歉然猶以爲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齋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華谷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而次玉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瓊毛氏韻赤玉○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慶源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心之發固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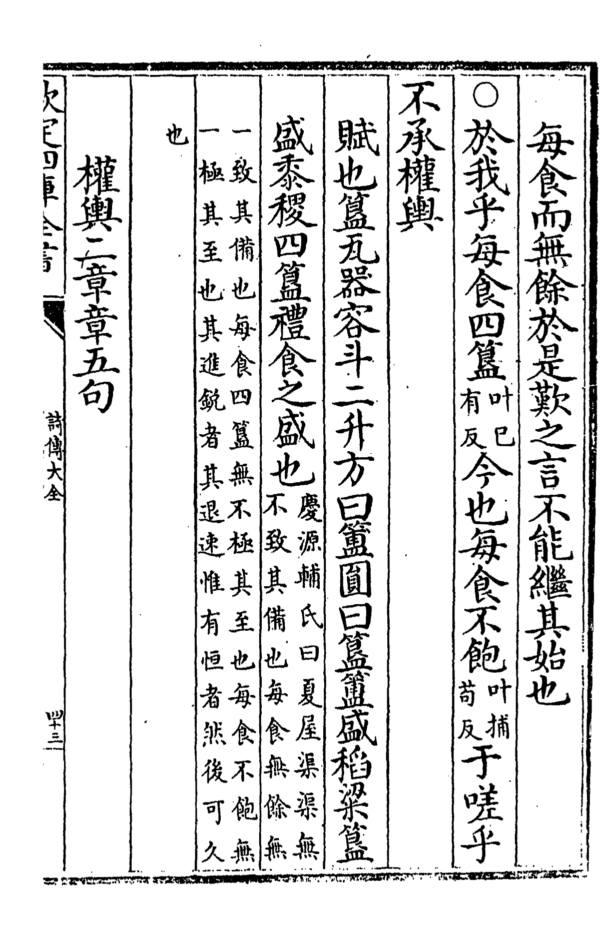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

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名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疊山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廣漢張

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安成劉氏曰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令音伶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華谷嚴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杜氏曰供給億安也至於賢者



每食而無餘於是歎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鋭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巨廉反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上聲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去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

去亦此詩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爲證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於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於安居餔歠之事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疊山謝氏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于每食不飽豈非飢餓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亦爲可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疊山謝氏曰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爲夷狄夷狄而知有天理則化爲中國秦本戎狄不得齒中國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敬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詩傳大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傳大全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張同巽

詩傳大全卷七

明 胡廣等 撰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皡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閼音遏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黄帝帝堯

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嬀武王所賜三恪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於薊封帝堯後於祝封帝舜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後於杞封殷後於宋則陳與薊祝是為三恪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教反巫覡胡狄反歌舞之事盧陵羅氏曰男曰覡女曰巫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郎他浪二反兮宛丘之上辰羊辰亮二反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武方武放二反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濮氏曰宛丘因以為其地之名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慶源輔氏曰遊蕩以為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禮也溺於情者必不足於禮故詩人譏之曰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其諷切之者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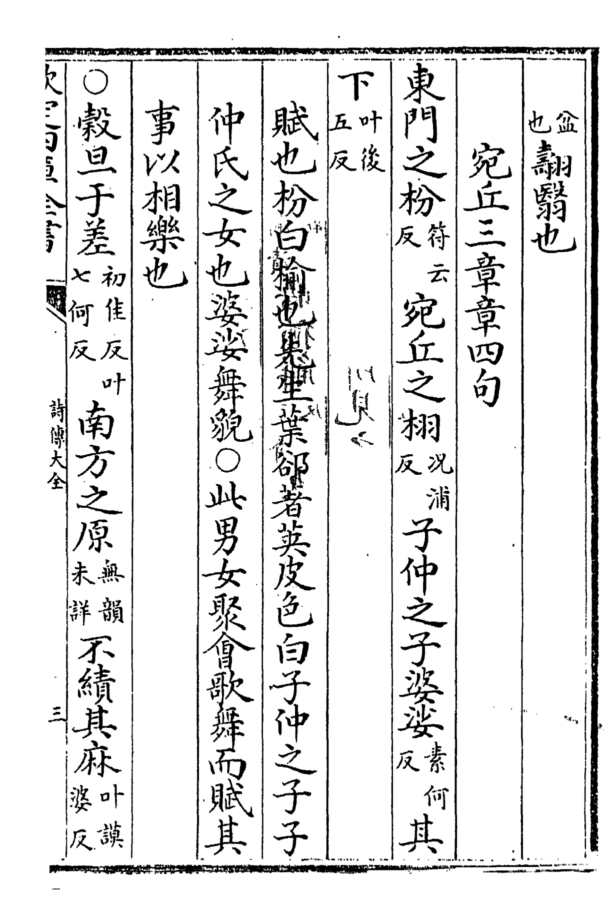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與下同值直置反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鋤今鷺鷥好而潔白頭

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孔氏曰持鷺羽翳身而舞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三山李氏曰無冬無夏但言常舞也○華陽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孔氏曰易離卦云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卦云樽酒簋貳用缶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綆缶則又是汲器然則缶可節樂若今擊甌又可盛水盛酒即今瓦



盆也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宛丘之栩（況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七何反）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麻（叶謨婆反）

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黄氏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于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令陳之俗至于不續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子公反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音毗芣音浮也又名

荊葵紫色孔氏曰一曰蚍衃水草多花少葉又翹起似蕪菁○濮氏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榦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蟣寀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蟣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顔色之美如芘芣之華於是遺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遊蕩無度已見於宛丘之詩其逸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扮男

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淫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泣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廬陵羅氏曰門阿考工記注棟也孔氏云屋脊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則堂即塾也屋之基亦曰堂周禮云堂崇三尺堂崇一筵禮記云天子之堂九尺史記云坐不垂堂亦指堂基而言宇說文云屋邊即屋四垂)此惟衡木為之(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為門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

可以玩樂而忘饑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賦也

山陰陸氏曰里語云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

姜齊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奬里反）

賦也

山陰陸氏曰鯉魚之貴者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而神農書曰鯉最為魚之主

子宋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濮氏曰集傳以為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興味深長也○安成劉氏曰能隱居者必能自樂能自樂者必能無求故三者之意備見於一詩之間首章上二句可見其隱居下二句可見其自樂後兩章又可見隨遇而安無求於世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疾賜反)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孔氏曰漸漬使之柔韌)晤猶解(下[illegible]反)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陸氏曰紵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荆揚間一歲三收剝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振反）宜為索也（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茅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啟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計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為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為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於導民可不謹哉)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

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寅女反

興也鴟鴞惡聲之鳥也陸氏曰鴞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鵩賦是也今謂之鵂鶹亦名怪鴟○濮氏曰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草云其實一耳其肉甚美可為羹臛又可為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是也臛音壑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其恭反）有旨苕（徒雕反叶徒刀反）誰侜（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廷（居望反）也（濮氏曰侜謂誑誕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

張子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忉乎

○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甓瓴（音零）甋（音滴）也（爾雅注曰瓴甎也音鹿專）鷊小草雜色如綬（安成劉氏曰埤雅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此傳所釋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也）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古卯反）佼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已小反）兮勞心

悄七小反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三山李氏曰孟子云子都之佼揚雄方言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為佼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錢氏曰默憂也○此亦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也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力久反叶朗老反兮舒懮於久反叶受時倒反兮勞心慅七老反兮

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臨川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實照反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臨川王氏曰言不舒而憂愁

月出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豐城李氏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夥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戶雅反南叶尼心反下同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三山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夏南徵舒字也鄭氏曰徵舒字子南○孔氏曰以字配氏○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繩證反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

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國人我君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傳曰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効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誅

孔氏曰宣公十年書陳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宣公十一年傳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於牆有茨而極於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於株林而極於是有楚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比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叶音波）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興也陂澤障也（董氏曰澤水所鍾也）蒲水草可為席者（說文曰蒲似莞

而稱有春滑柔而溫荷芙蕖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晉郭璞曰荷別名芙蓉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音加蕸音遐蔤亡筆反蒻音弱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而已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為中心悁悁烏元反

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三山李氏曰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

一則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撿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撿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澤陂二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一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

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七故反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

篇之重複亦何疑哉眉山蘇氏曰變風終於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慶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名也○安成劉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盧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為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則二水也

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案世本檜人即檜之祖○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為檜子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蘇氏以為檜詩皆為鄭作如邶鄘之於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叶直勞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華谷嚴氏曰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之朝亦服之舊說

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游宴而不能自强於政治故詩人憂之南軒張氏曰其所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强於政治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非以羔裘狐裘為大故而以逍遥翺翔為可憂也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翺翔猶逍遥也公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羊號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勞心忉忉思之也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復可救也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蓋可知矣又曰心無二用志於大者必遺於小溺於小者則亦無暇於大矣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如此則不能自強於政治也宜矣然彼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為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末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絶豈不哀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端反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音皮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三山李氏曰其冠用縞以素為紕故謂之素冠棘急也喪事欲

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徒感反則除之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令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容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慱慱而憂也○慶源輔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兮蓋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内則亦何以為哉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三山李氏曰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疊山謝氏曰同歸如書云同歸于治同歸于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藴於粉反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孔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冕服謂之韍分吻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藴結思之不解也與

子如一甚於同歸矣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也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為一焉是又必有大慊於其心者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豈强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廬陵李氏曰以布為衰綴之於衣因統名此衣為衰先言斬者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喪服四制云其恩厚重者其服重故為父三年以恩制者也為君三年以義制者也管寧予欲

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三山李氏曰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為節文練祥與禫衣冠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為此以强人哉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于元反琴而弦衎衎苦旦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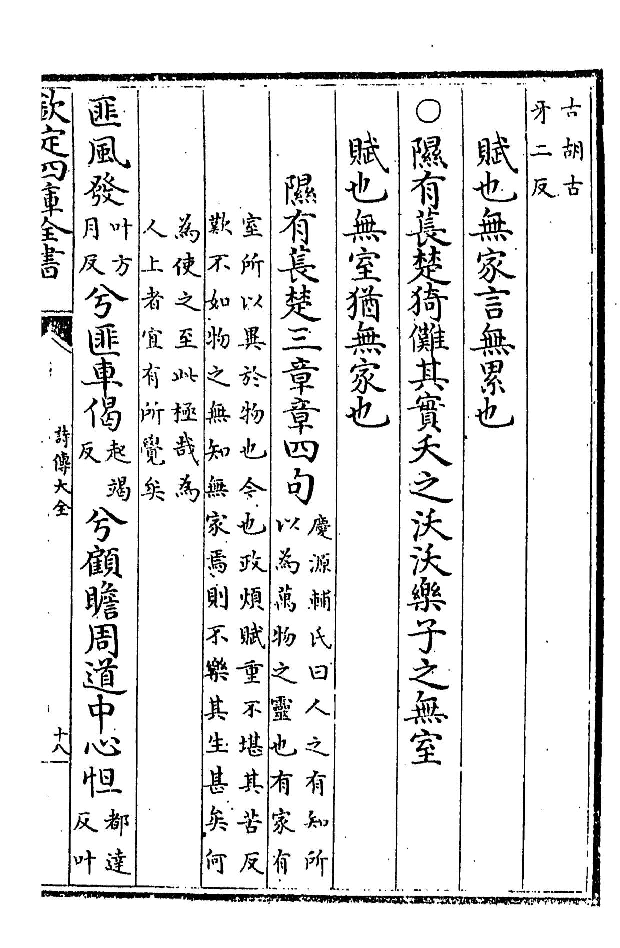
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慶源輔氏曰子夏閔子騫之事毛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生併取宰予之事言之而不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者也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也

隰有萇（丈羊反）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音遥）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氏曰葉如桃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一名業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莖弱不能為樹）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芳無胡瓜二反）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古胡古牙二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人之有知所以為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令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如物之無知無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叶

旦悅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匹遙反叶匹妙反兮匪車嘌符遙反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旋風也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誰能亨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說文曰大釜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孔氏曰孔炎云關東謂甑為鬵亨魚用釜不用甑以其俱是食故連言之耳西歸歸于周也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溉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黄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慶源輔氏曰王政不綱周

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顧瞻周道而為之憂傷閒有歸周之人則為之歎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彝矣○東萊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征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音歌

亦作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令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州今改為曹縣隸山東兗州府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音乞蜣音羌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埤雅曰蟲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寸朝生暮殞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孔氏曰陸璣云蜉蝣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

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慶源輔氏曰人心之體上下四方無不包括古往今來無不通貫可謂大矣今也玩細娛忘遠慮至如蜉蝣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亦不靈甚矣此詩人所以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也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又曰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為比若以蜉蝣之羽興衣裳楚楚則是興體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反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

褻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曹之賢者憂其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處乎蓋欲如楚芊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疊山謝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真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芳勿蒲昧二反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音殊也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又曰戈鈎矛戟也如戟而横安刀但頭不向上為鈎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戈殳俱是短兵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華谷嚴氏曰芾韍古字通用玉藻云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制同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尊祭服也祭服冕以祭一命緼音溫芾黝音酉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鄭氏曰緼赤黄之間色珩佩玉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云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

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曹國大夫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杜氏曰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而已而曹國之小赤芾而乘軒者至三百之衆此末章所以有薈蔚朝隮之比也其謂是歟蓋疑辭不敢質言也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鵜洿音烏又音互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孔氏曰形如鶚

而大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本草白如蒼鵝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因名逃河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遂之為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孌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

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叶訖力反

興也鳲鳩秸音結鞠音匊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廬陵羅氏曰爾雅作鴶鵴又名獲穀陸璣又名擊穀又名桑鳩或謂之鳲鳩齊人名擊正○本草曰北人云撥穀似

鳩長尾飼音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華谷嚴氏曰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

結於内者從可知也慶源輔氏曰陳氏引曾子之言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之本旨内外無二理見其内可以占其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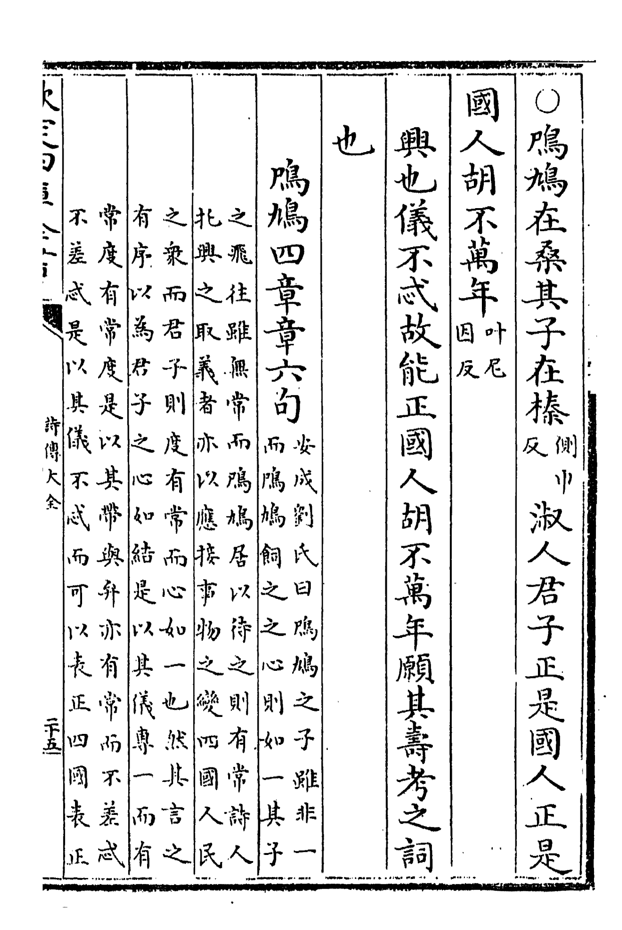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齋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眉山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

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與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鳲鳩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鳲鳩之子雖非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鳲鳩居以待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帶與弁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

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願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豐城朱氏曰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知其心之誠二章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於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裕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

洌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歎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洌寒也華谷嚴氏曰列旁二點者從氷寒也下泉泉下流者

也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陸氏曰禾黍秀為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令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

○王室陵遲而小國困獘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疎鳩反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陸氏曰今俗謂之牛尾蒿京周猶周京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歎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陸氏曰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六尺一

本多者至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上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為筮以知吉凶故謂之神物史記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京師猶京周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

詳見大雅公劉篇

○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孔氏曰左傳云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三山李氏曰郇國今河中猗氏縣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言黍苗既芃芃然矣

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令之不然也慶源輔氏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則衰弊之意可見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則生生之意可見何詩人之善於形容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於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

於下無間可容息也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相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微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朱子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於下是君子得輿之象○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絶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

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華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慶源輔氏曰匪風下泉二詩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於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之意矣直慨嘆想慕之而已程子因解剝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補程子之說故竝載之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詩傳大全卷七